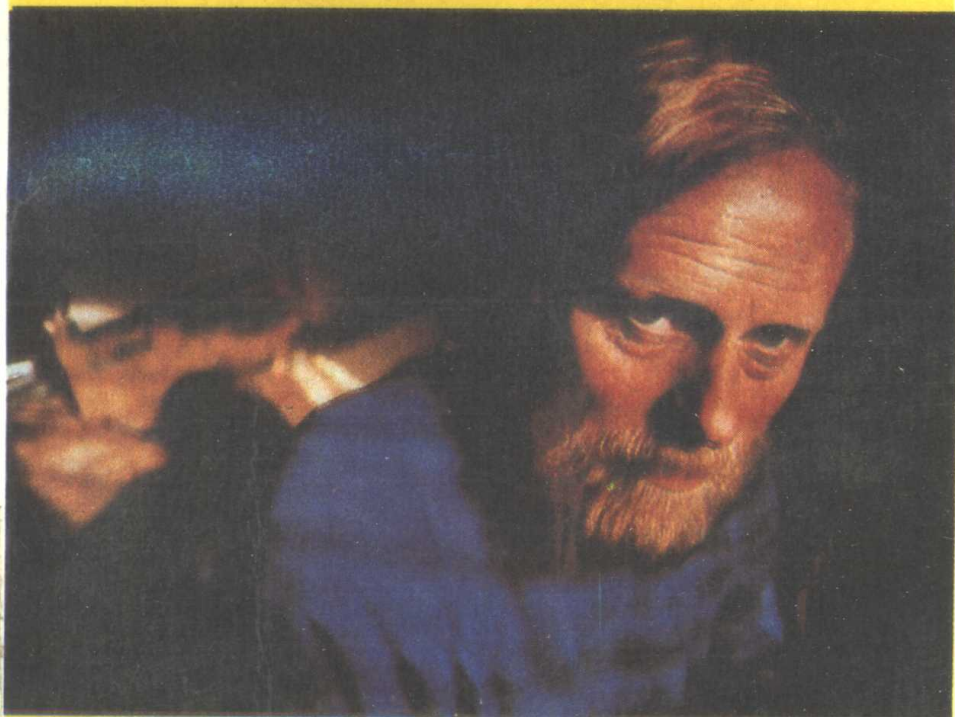


现代德语文学丛书
冯至 主编

毛里求斯案件

〔德国〕雅·瓦塞尔曼 著



DER FALL MAURIZIUS

现代德语文学丛书

毛里求斯案件

[德国]雅·瓦塞尔曼 著
马君玉 马英为 译

译林出版社

Titel der Originalausgabe
Jakob Wassermann
Der Fall Maurizius
Aus dem Deutschen übertragen
von Ma Junyu Ma Yingwei

根据联邦德国慕尼黑 Albert Langen—
Georg Müller出版社1981年版本译出

毛里求斯案件

〔德国〕雅·瓦塞尔曼 著 马君玉 马英为 译

译林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如皋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插页2 印张16 字数360,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67-086-2

I·26

定价：5.20元

责任编辑

赵燮生

总 序

冯 至

现代德语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包括德国、奥地利、瑞士(德语区)三个国家的文学，战后德国分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成为四个国家的文学。德意志民族自中世纪以来，产生过为数众多的诗人、作家，他们杰出的创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如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莱辛、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名著，早为国人所熟悉。在现代20世纪，更是人材辈出，他们继承本国文学的优秀传统，摄取外国文学的精华，面对现实，驰骋幻想，发挥各种文学体裁的功能，创立了不同的流派，呈现出极度繁荣的景象。中国读书界虽然读到过亨利希·曼、托马斯·曼、海塞、里尔克、卡夫卡、安娜·西格斯、布莱希特、迪伦马特、伯尔等人的个别作品，但对于现代德语文学的认识和了解，

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还是相当薄弱的。为了比较全面地介绍现代德语文学，增进对德意志民族的理解，加强与德语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计划翻译出版《现代德语文学丛书》。

现代德语文学在西方文学的整体中占有它分所应得的重要地位。此外，它也有自身的特点。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善于思辨的民族，它产生过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尼采、爱因斯坦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在全世界发生深远的影响。现代文学与美学的流派、理论，如表现主义、精神分析学说、存在主义、阐释学、接受美学等，也都是发轫于德语国家，在欧美以及亚洲得到传播和发展。因此德语文学作品往往富于内蕴，有哲学深度，致使说理胜于叙事，读者或许感到艰深。但读者若勤加思索，仔细吟味，将会得到更多的启发、更有益的精神营养。这是德语文学的特点之一。

它的特点之二是，德国从1933年、奥地利从1938年，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在纳粹统治

时期文学艺术遭到极大的摧残，但是流亡国外的众多的著名作家，在艰苦的生活中写出大量反法西斯、提倡民主与人道的作品，弥补了他们祖国文学那时期的一度荒芜。战后又有不少作家回顾纳粹给国家带来的灾难，痛定思痛，对自己的民族进行深刻的反思，这在各种体裁的创作中都有所反映。这种特殊条件下的产物，经过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读了，不会无所反应。

它的第三个特点，如前所述现代德语文学包括先是三个、后是四个国家的文学，但在19世纪以前，国家的界限还不显著，德语文学还可以看作是一个整体，到了20世纪，几个德语国家文学的区别才逐渐分明。虽然如此，现代德语文学使用的是同一语言，历史上有共同的文化传统，所以它既有本国文学的个性，也有德意志民族的共性。共性与个性交织并存，细心的读者会从具体的作品中体会得到。

这套丛书由译林、漓江、浙江文艺、湖南文艺等出版社联合出版。考虑到现代德语文学

中有少数重要作品在国内已有译本出版，为了避免重复，这些作品不列入丛书计划。但是丛书选题都顾及全面，尽量精选德语国家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以飨读者。

1988年4月26日

前 言

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德国，雅·瓦塞尔曼（Jakob Wassermann 1873—1934）的名字几乎路人皆知，他的作品也深为广大读者所倾倒。雅·瓦塞尔曼不仅在欧洲享有声誉，在世界文坛上也产生过特别广泛的影响。

雅·瓦塞尔曼以人作为他小说创作的中心。作家以高超的技巧、扣人心弦的情节反映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犹太人的生活。德国现实主义作家托马斯·曼称雅·瓦塞尔曼是“德国文坛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思想领域里杰出的革命者”。作为这样的一位著名作家，又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雅·瓦塞尔曼在“第三帝国”是没有容身之地的。在1935年5月10日，希特勒在柏林国家歌剧院广场上焚烧“禁书”的浩劫中，他的所有作品尽化为灰烬。

《毛里求斯案件》（Der Fall Maurizius）是作者在1928年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作者创作生涯中最为成功、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

小说的内容是：

艺术品鉴赏家莱昂哈特·毛里求斯的妻子，一位年长丈夫15岁的女人，在一个月黑雾夜被人枪杀。法院在伪证和所谓严密的推理下，认定毛里求斯为杀妻凶犯，并判其终身监禁。

19年后，毛里求斯杀妻案再度引起社会舆论的注意。当年

主审“毛案”的封·安德加斯特，此时已经成了司法当局的首脑——最高检察长。封·安德加斯特出于种种原因始终不愿看到此案的错误，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怀疑判决的正确和对毛里求斯的量刑。

封·安德加斯特的儿子埃策尔发现了此案内情复杂，案中有案。于是，他决定离家出走，孤身追查，终于发现了所谓毛里求斯杀妻案乃是一桩地地道道的冤案。埃策尔被父亲的过错所震惊，对毛里求斯所受的悲惨遭遇也深感不安。他决意要澄清案情，洗刷毛里求斯的罪名，追查出真正的凶手……

当封·安德加斯特被迫认识到这一案件已到了非得要有个妥善了结不可的时候，虽说他内心也激起了一阵自责，可他依然鉴于根深蒂固要“维持司法尊严”的僵化心理，不敢面对现实，承认错判，为毛里求斯平反。在矛盾的思想状态的指导下，封·安德加斯特居然以“凶犯服罪，并有悔改的良好表现”为由，以他这个总检察长的名义，准备给予毛里求斯赦免开释。

毛里求斯清楚地意识到，在赦免令上签字，等于承认自己是杀妻凶犯，但要拒绝赦免，将接受终身监禁，这同样意味着冤沉海底。他权衡再三，在心存一线洗刷罪名的希望的支配下，终于无保留地接受了赦免。

殊不知，毛里求斯的这一行动，引发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导致了他自己以及封·安德加斯特的悲惨结局……

《毛里求斯案件》描写的是本世纪初的德国社会。当时，整个德国面临着的是普鲁士传统的危机，或者说，在一个现代化社会到来之前，个人、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中出现了与之不相适应的种种矛盾。普鲁士传统包含有很多的消极成分，如强调上尊下卑，扼杀民主意识，强调纪律、道德，摧残个性自由

等等。作者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些，并且开始思考解决这些危机的出路。这反映在作者所塑造的另一重要人物——埃策尔这个形象上。雅·瓦塞尔曼饱含激情，着力刻划了这位理想人物。埃策尔生长在贵族后裔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年轻、聪明、有教养。与他的父辈截然不同，他具有鲜明的是非观，强烈的正义感，是一个对社会旧秩序毫不容情的批判者。当他发现毛里求斯的无辜时，他毅然决然地抛弃舒适的家庭生活，不顾个人安危踏上追查真凶的征途。埃策尔这个形象尽管还显得不够成熟，其性格也没有定型，某些思想行为不免尚有过激之处，但他毕竟是作家雅·瓦塞尔曼一生创作中刻意追求的一代新人，一种寄予希望的新的社会力量的体现。

《毛里求斯案件》展示了一桩案情曲折、非同寻常的冤狱。作家以此作为当时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强烈控诉了司法的黑暗，法律的虚伪，深刻揭示了两代人之间的矛盾，对夫妻、父子、朋友之间的伦理、爱情、友谊作了正确的描写。这部作品虽然发表距今已60多年，但其中涉及的问题依然发人深思，依然具有警世骇俗的现实作用。

今日的联邦德国，可以被认为已经完成了人与社会的现代化的转变。在精神方面，它保留了传统中的严谨（当然不等同于昔日形式上的严谨）、守法、勤奋，吸收了民主意识和个性自由等思想。尽管还在存着许多问题，但它终究成为当今世界最有成就的西方工业国家之一。在这点上，如果说对其他国家有所借鉴的话，那就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自己，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固有的传统是可以改造，而且也必须加以变革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也就是摒弃固有传统中的消极成分，吸取积极有益成分的转变过程。没有这方面的转变，一个国家意想实现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恐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可望而不可

即的。

这也许是《毛里求斯案件》发表60多年，被译成欧美各国多种文字，至今依然使广大读者爱不释手的原因。

前两年，联邦德国已将《毛里求斯案件》一书再次搬上了银幕。当该片在电视台播出时，引起了世人巨大的反响，广大观众的普遍欢迎。

雅·瓦塞尔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在37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一共创作了50多部小说、一部戏剧、7部文艺论著，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遗产。他的小说题材广泛，深刻地触及时代、社会，批判当时的社会制度。同时，也在探寻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作者极为注意情节的构思，矛盾的冲突，惯于从道德、伦理入手，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真伪、善恶、美丑，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对于雅·瓦塞尔曼这样一位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作家，了解是十分必要的。但，直至今日，我国还没有介绍过他的长篇作品。为此，我们特选译了雅·瓦塞尔曼的这部代表作《毛里求斯案件》以飨读者。

在翻译本书几首拉丁文诗歌的过程中，蒙民主德国作家、博士Erhard Scherner先生的热情协助，谨在此深致谢忱。

译 者

1989年11月5日于北京，西苑

第 一 部

生 命 的 可 贵

第 一 章

1

那位戴船长帽的人露面之前，埃策尔这个年轻人就已经预感到某种不安。也许是为了那封盖有瑞士邮戳的来信。从学校回家，他一眼瞧见走廊里的梳妆桌上放着的那封信，就将它拿在手上，眯着一双近视眼把它仔细地看了又看。那笔迹，在他眼里，与那些忘却了的事物一样，已经不复记忆了。这封信，多么神秘，还封着口呢！信封上，只写着地址和姓名：总检察长，沃尔夫·封·安德加斯特男爵先生。那字体圆润、飘逸，如行云流水。

“这信是谁写来的，莉？”埃策尔望着正从厨房里走出来的老保姆问道。

从童年时代开始，他称呼莉夫人就是这样简单地叫一声莉。她来到这儿已经9年多，遵嘱取代了孩子的母亲；他信任她，里里外外，自己的一切，凡女人能做的，都由她一人照料、操办。由此可以知道，封·安德加斯特先生离婚至今已9年半了。那离异的条件，简直严厉无情，规定亲生的母亲永远不能接近她所生的孩子，既不得与他相见，也不准给他写信，当然也不许孩子写信给母亲。甚至，任何人都不得在孩子面前提及她。所以，时至今日，已经16岁的他，对自己的生母毫不知情。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居然扼杀了孩子想打听母亲消息的任何念头。好久以前，只有一次，有人像谈起一个无关紧要的

陌路人一样，顺便提到过她住在日内瓦。但是，她不能来他这儿，其原因要等他成人后才能被告知。

对此说法，埃策尔只能接受，他也无法违拗。至于，他是否在暗自揣摩这事儿，对于一个素来内向，尤其是涉及内心活动时更是如此的他，别人就很难得知了！他学会了沉默。因为，他知道，在这件事上，自己的好奇心是受到限制，而且是不可逾越的。他深信，愈是想迫切参与，愈应该克制。就像向莉夫人提问一样，听来务必委婉而有分寸。愈想要向她打听什么，愈该如此！他站在近旁，一双近视眼凝神观察，紧紧地停驻在人和事上。

莉事先并没有见到这封信。她从埃策尔手里接过它，仔细地端详了一番，装出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情，说：“这是你父亲的事，你不用关心！你的黄油面包在里间的桌上。不是你的信，你就别去过问！”

“唷！你真让人扫兴，莉！”埃策尔回答，“你真以为我对写信的人一无所知？该是经常有这样的信寄来的吧？她常有信来，不是吗？”

莉顿时语塞，惊讶地望着男孩；他望着她，仰起了满溢激情的面孔。

“据我所知，没有这样的事，”她支支吾吾，显得有些窘迫，“我记得这还是第一次，”她再一次迎视着男孩那张瘦削、苍白而流露着智慧的脸，怯生生地低垂下的目光，飘向埃策尔肩部之下，他那瘦弱的身躯。

“真是这样吗，莉？”埃策尔问，脸上带着狡黠的微笑，意在引诱对方上钩。

“你怎么会猜着的？”莉气恼地说，“你是个不折不扣的探子。你想让我上当？我永远也不会像你这样狡滑！”



“是的，莉！我起誓，你绝对老老实实，”埃策尔回答，十分同情地看着她，“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常有这样的信寄来？以前，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来信？”他问道，瞪大着眼睛，深邃的、灰而微绿的目光中，闪现出一种古铜色的光华。他流露出同情，那是因为好心的莉试图蒙骗他，所以他才愚蠢地故作此态。如果有机会，将别人和自己敏锐的感官能力比较一番的话，他就感到惊奇，甚至，像一个有病之人突然得知自己的病情那样惊愕不已。

“没有！我已经对你说了，这是第一次，”莉回答道。

“待一会儿，他拆信的时候，我得在场，”埃策尔轻声咕哝，一边咬着中指骨节，慢慢地陷入了沉思。这一个“他”字，充满了多少敬畏、信任和厌恶！男孩踮着脚后跟，车转身子，右手攥着由一根皮带捆扎着的书包，来回晃悠；左手的中指仍旧含在嘴里，朝自己的房间举步走去。

莉气恼地眼望着他的背影。她最不喜欢的是，聊谈半天，临了还是揣度不了对方是否对她不怀善意。埃策尔是这个家庭里，她唯一能从他身上体验到感情反馈的一个人。感情，在这一家里，既不被提倡，又不被尊重，整个家庭充满着严肃的气氛。主人不易接近，也不希望人际的温暖。他所期求的则是默默地履行职责。好感、亲疏，至多也只是保留在他的心里。对于那些克尽职守、忘我献身的人，他同样是只知冷漠地发号施令。他雇佣他们，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才对作出牺牲的人付些报酬。

莉听到埃策尔在他的房里走来踱去。脚步之碎乱，几乎令人发笑。她想起方才那张冲着她凝视的脸，想起他深邃的眼睛里古铜色的光华，她的心不免为之一紧。她默默思忖：这孩子突然成了大人。然而，在今天之前，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

蓦然间，怎么成了大人？

她对他的了解并非一朝一夕。孩子生性文静，与其说是活泼，不如说常带三分羞怯。而且，他懂得克制，没有贪欲，可塑性很强。尤其是不像其他一些孩子那样，常常不堪寂寞、孤独，他绝不受这一切的困扰。他性格开朗，聪明，但又不失天真。那位哲学博士温切希说过：这个孩子颇像他的祖母——男爵夫人封·安德加斯特老太太。这位老夫人经常向亲友们谈起有关埃策尔的一些趣事。

莉总觉得自己身兼母亲之职，那个被上帝赋予权利作母亲的人却被剥夺了她该尽的义务。但对于这个女性，莉所了解的——如果听到的不是谣传的话——也只是些零星片断。也许是受这个家庭的影响，她的看法也是这样：克尽职守与背弃义务，是正负两个极点。安德加斯特家族和整个世界都在这两极之间运行。在莉的眼里，埃策尔是个被遗弃了的孩子。她有能力照顾他，而且，细心周到，无微不至。更重要的，莉总以为自己最了解他的。这真是一个误会。然而，对莉而言，她反而为此暗暗感到欣慰。

2

封·安德加斯特先生可能也察觉到，素向憨厚、羸弱的儿子，一夜之间成了大人，因而，对埃策尔的举止行为，每天的安排，功课、作业的检查更加严厉了。从莉那里，得知了那封来信的一段插曲之后，封·安德加斯特先生清楚地意识到，眼下的危险来自何方。于是，他采取了对策，开始对周围的人施加影响，强迫他们必须向他汇报诸如此类的事情。即使是点点滴滴，七拼八凑的情况，经过他那至智不谋的推理能力，也能

